



天涯诗海

海口火山地质
公园感怀

(组诗)

■ 高乔明

火山口

你要么不沉默
一沉默便是万年无声
你要么不开口
一开口便是石破天惊
有的人最忌恨你
只因他怕你发怒
一将你化为灰烬
有的人最敬重你
只因你咬碎黑暗
一口吐出自由和光明

玄武石

你忍受了
亿万年的煎熬
终于冲破
地壳沉重的枷锁
向着光明
向着自由
一路喷涌
一路狂歌
你看似
黝黑丑陋的脸膛
笑出了一串串
幸福的酒窝

石白

你本是一块
坚硬的石头
却长成一个
温柔的心窝
看似很浅小
实则很宽阔
你忍受了
千万年的撞击
将粗砺变成精细
你滋养了
千万代的生命
将痛苦变成享乐

榨蔗机

你用圆滚憨实的身体
拼尽浑身上下的人气力
榨出了一道道
流淌的甘甜
任由在别人的
胸膛里洋溢
而自己却强忍着
千万年的饥渴
从不享用
这甘甜的一滴
你永远
是那样的坚强和执着
吱吱呀呀地
哼着快乐的小曲

赞冼夫人文化节

■ 钟川

春闱军坡情义真，千年同庆整为邻。
先贤遗泽恩威厚，后学承欢敬敬频。
度节巡游仁爱广，求占解卜德怀贞。
和尘剑气疆疆土，巾帼英雄第一人。

百家笔会

遥远的荣阳

□ 王梓宁

我走在海口街头，
常把海南二字错看为河南，
突然就觉得置身故乡，
许是生长在河南的缘故，
骨子里永远打着故乡烙印，
血液永远流淌着故乡的基因。

清明回去，母亲不在家。弟弟说根本劝不住，偷偷采茶去了。

母亲不在家，家就空了，斜射在堂心的光束里，竟然似乎飞舞的灰尘都消失了。锅是冷的，灶台似乎蒙了尘，似乎好几天不曾开伙了，其实父亲和弟弟一家的一日三餐，都是这座灶台供给的。

母亲的担子很重。一家人的伙食，她得操心。大人的饭菜还好说，小孙子上小学，早餐得起早做，中晚餐得变着花样做。鸡鸭鹅的伙食，当然也得她操心。菜薹掐完了，菜杆子菜墩子菜花花，剁碎了喂鸡；邻居家



闲庭信步

书香弥漫

□ 耿艳菊

中午的阳光浓烈，走到樱桃沟附近的一座桥旁，再也走不动了。这里有几棵茂盛的榆树，新叶翠绿，洒下一片片绿荫。树下有很多石头，不少游人坐在石头上休息。我们便也在榆树下的石头上坐下。

这时，发现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年女子捧着书在看，那书看起来有A4纸大小，密密麻麻的字迹，她却看得沉醉，平静的脸上荡漾着如水的笑意。

我看了看周围的人，有的在吃东西，有的玩手机，有的在拍照，有的在悠闲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还有个孩子在闹脾气，在哭着，孩子的爸爸满脸怒容。孩子的妈妈则笑盈盈地，只见她指了指看书的中年女子，又用食指竖在嘴边。孩子顺着妈妈的手指看去，竟然安静了下来。没一会儿，这位闹别扭的孩子就与爸爸妈妈嘻哈在一起了。

那位看书的中年女子看起来很普通，衣着简素，相貌寻常，周身却洋溢着不寻常的气息。我想，是因为读书人身上和其所处的环境都弥漫着书香，那书香比花香清淡，如溪水清莹，如朝阳昂扬，让人觉得妥帖、舒服、亲切。

在我上班的路上，也有一个喜爱读书的人，他是卖水果的。那是一条新修的马路，离地铁站很近，他的摊位就摆在路边。第一次看见他，是马路刚开通时的一个霞光漫天的傍晚。他并不招呼路人买水果，而是安然地坐在水果摊前迎着晚霞看着一本书。有人停在水果摊前，拿起一筐

小时候荣阳就在眼前，可亲可近。读书了方知荣阳浓缩在时光的楚河汉界里，荡气悲壮。长大了走远了，意想不到在遥不可及的海之南，荣阳二字竟在此意蕴悠远，可触可摸。

人生旅程里走过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很少见哪个小地名，在遥远的异地他乡，在内地与远海两个不相干的区域；在幽深的小巷里；在青砖薄瓦历经几百年风霜，如今依然炊烟袅袅的庭院门口，镌刻着史迹的印痕；是椰林长廊风光旖旎；是寒冬里温暖的天堂。无论历史烟云飘荡，无论人间纵横捭阖，海口与荣阳应八竿子打不着。多数踏足海南者也少有捕捉到荣阳的踪影，但荣阳二字在这里的确时隐时现，若中原厚土吹来古老的风，交织着海的韵律，回荡在椰风轻拂的漫长小巷，风尘仆仆在此驻足。它透着古朴的意蕴，裹着久远的风烟，随着时代在奔流，勾连着那片

海南，在人们的印象里，永远是澜海沙滩的代名词，是蓝天白云的家园；是椰林长廊风光旖旎；是寒冬里温暖的天堂。无论历史烟云飘荡，无论人间纵横捭阖，海口与荣阳应八竿子打不着。多数踏足海南者也少有捕捉到荣阳的踪影，但荣阳二字在这里的确时隐时现，若中原厚土吹来古老的风，交织着海的韵律，回荡在椰风轻拂的漫长小巷，风尘仆仆在此驻足。它透着古朴的意蕴，裹着久远的风烟，随着时代在奔流，勾连着那片



亲情家事

母亲去采茶

□ 董改正

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要倒掉，母亲小跑过去掏了来，喂鸭喂鹅；昏晃犄角的地，邻居不种的，母亲种了玉米，秋天捋下来，破碎了，喂鸡喂鸭喂鹅。

什么时候泡稻子，母亲得操心；什么时候施第一遍肥，母亲得操心——施肥太早秧根深，不好拔，施肥

太迟秧苗瘦，不肯长；侄孙子要考大学了，母亲得操心，可别忘记了；小姨家的小儿子还没成家，听说有个姑娘很适合，清明要回来，她得上门去问问；三叔单身，得了风湿在人民医院住院，得嘱咐大儿子夫妻去照管一下。太多太多，层出不穷，随遇随接招，见招拆招。

母亲属虎，走路带风。村里人笑骂：“你这个老奶奶，一百岁当两百岁用！要我们这些懒人怎么过？”我每次回家找母亲，有人说，老奶奶在菜地里；有人说，方才我还看到她喂鸡呢！有人说，不对，老奶奶在家塘那里砍柴火。“老奶奶”到处都是。

现在，“老奶奶”不在家，家里当然就空了，村里当然就空了。搁在往年，我立刻就生气了，恨恨说道：怎么劝都不听，也不想自己多大年纪了！要是出事怎么办？今年我只是担心，没有怨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的生活密密匝匝，就像盘根错节的巴根草，七十多年了，一直如此，她不倦吗？她不厌吗？她有厌倦的

遥远的中原沃土。

人们潜意识对地域特色多定概念，论及或抵达会直奔主题，从而忽略非主体元素的存在。很多人到海口多冲着大海，对人文底蕴置若罔闻。海口府城是这座城市建城史，文化内涵最深厚的区域，但相对于中原文化无法相提并论，略过亦可理解。我每驻足一隅，只要有机会，都会领略不同的文化习俗，凝望它从遥远走来的身影，欣赏它千姿百态的风采。府城达士巷，顾名思义即贤达荟萃之地。置身冬的和风细雨里，踏足历经岁月洗礼，被古往今来的脚步磨得光滑可鉴，丝雨润泽着的青石板路上，沿着逼仄弯曲的小巷道，路过一处青砖灰瓦的庭院门口，被门楼两边镶嵌入墙的石刻“荣阳望族 南靖芳园”的字体，瞬间羁绊了步履。

我走在海口街头，常把海南二字错看为河南，突然就觉得置身故乡，许是生长在河南的缘故，骨子里永远打着故乡烙印，血液永远流淌着故乡的基因。在这遥远的异地他乡，在这相隔千里，跨山越海，映入眼帘的荣阳字样还以为花了老眼。拭目定睛，的的确确点横撇捺一笔不错，我

迷惑不解，这是我们的荣阳吗？若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原来明末天启三年，由于世道动荡，生存不易，祖籍荣阳的福建南靖人郑宗结，带着妻儿蹈海渡琼，居住在海口琼州府城的探花里达士庄，开始了家族在此四百年的繁衍生息。

水有源树有根，数典不忘祖，老家荣阳永在心。

无独有偶，琼台福地是海口有名的旅游景点，在这里无意间又与荣阳撞了个满怀。步入琼台福地高耸的牌坊，右边平房庭院住着几户人家，一户大门两侧赫然入目“派衍荣阳 安居福地”的对联。我特意查了“派衍”这个词，意为宗族支派繁衍和派生，看来这又一户祖上荣阳的后代。

门口站着一位看似这个家里的年轻人，当我问起他“衍生荣阳”的意思，他笑说源自河南荣阳。当我告诉他来自郑州，并打趣咱俩是半个老乡时。他脸上掠过一丝惊讶，随即异样的亲切油然而生，马上从口袋掏出香烟，并执意给我点上。

“祖乃三公，根在荣阳”。他建议我去海口东山镇苍原村看看，那是一

权利，她有短暂“消失”的权利，她有浮出生活的湖面，吐吐气泡的需要。

年轻时候的母亲，每到清明时节，都会出去采茶。母亲爱唱黄梅调，会唱《打猪草》《天仙配》《蓝桥会》，尤其喜欢《小辞店》。《小辞店》里深挚的爱情，是年轻母亲心里的白月光吧？据说，母亲采着采着，就轻声地唱起来，和她一样年轻的母亲们，轻轻地和起来。黄梅调就在茶香浓郁的茶园里流淌着，如行云，如清亮的流泉声，如忽然跃起，掷入响亮晴空玻璃般明亮的鸣啭。现在的母亲不唱了，斜挂着腰篮，一边采，一边与同样老去的母亲们聊天，聊她们的过往，聊她们的青春，或者不能为子女听见的，她们曾经青涩的爱情，聊子女，聊身体，聊未来——这是我悄悄贴家塘附近几棵茶树，悄悄聆听两个采茶老奶奶对话，所得到的推论。天下的母亲大抵相似吧。

记得那时候，母亲总会笑着说：“我要去江南（音 nuan，第二声）摘茶了！”说完，她的脚步似乎就轻了，她就像踩在云上去了。现在，老去的母亲，在茶色氤氲之中，在茶香氤氲之中，去了她心中的江南（音 nuan，第二声）茶场，她的心里，云依然轻盈，歌依然清亮。

我决定给她打个电话，让她给我描述一下她的江南。

座历史悠久，依山傍水，幽静美丽的乡村，距村口不远屹立着一片恢宏大气的古建筑群，与门前穿流而过的南渡江相映生辉，那里是海南郑氏大宗祠。“祖祠肇基，荣阳立业。”“宝岛建祠，开基创业，根系荣阳千秋盛。”他让我去浏览一下那里的笔墨，对荣阳二字在此频现就怪不怪了。

据说海南人祖上来自福建南靖的较多，许是历史上的衣冠南渡，抑或南下受命任职，他们的祖先抵达闽地，风云变幻世事沧桑，再辗转至海南，但依然不忘先祖。生存路上的奔波，异地他乡的困顿，披荆斩棘的不易，他们亦步亦趋回望故土，世代传承着对祖先的缅怀，对老家的回眸，对故土的思念。

在海口，荣阳这地名是我唯一见过的，隐于民间的特殊字眼，也是走遍东西南北，罕见在遥远的异地，频见的特殊小地名现象。我想这些祖上出自荣阳的子孙，更有远渡重洋，散落世界的安居乐业者，也一定会秉承遗风，把荣阳二字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如此荣阳是否不再遥远，无论何处都在触手可及的眼前。

如约而至的时光

(外一章)

□ 曾洁

一场雨如约而至，五指山被雨雾笼罩，翡翠山城一角若隐若现。置身其中，仿佛走进缥缈的水墨画里。

濛濛细雨，淅淅沥沥。恍若一曲浸染着梦幻色彩的抒情歌，从天际飘来。融进朦胧的山色里。

随着微风，米白色的雾气在山涧萦绕，宛如仙女舞动的裙纱。有一种超然物外，如诗如梦的境界。

雅致的叶子沾满圆润的雨珠，晶莹剔透。在灯光之下，如一颗颗钻石，熠熠生辉。

翡翠山城，岁月如歌。

无论是藏在风里雨里，还是掩在雾里云里，依然是那么秀美。那山山水水，把时光记载。

生活如茶

今日早茶时光，在茶馆喝茶。

茶叶清香，注一壶水，取一瓢茶加柠檬、莓果。放壶里，待煮沸出汤，浓香甜蜜。观而赏其妙，闻而悦其香。

茶等的是一个懂它的人，人等的是那一杯倾心的茶香。茶，本身清淡淡泊、隽永绵长。未必趋于流行，无需媚于世俗。

生活也如茶意。有时清淡如绿茶，有时浓郁如普洱。茶的形成是磨炼的积淀。

在烈日下发芽长叶开花，在暴风雨中成长。在疼痛中被分割，在烈焰上焙制，终成茶之风雅。用沸水煎熬，经历重重苦涩，方能流香弥漫。

茶的风雅从不是简单地拿来冲泡而已，而应是一颗如茶沉静的心境。

顷刻间就把树从根清除，作了劈柴。

炎阳烈日，食堂门口的石桌没有了荫凉，再到饭时，就没了围桌而坐的人群，人们买了饭菜都跑回各自的办公室或宿舍去吃。看着空荡荡的食堂，老王心里就生出几多寂寞，经常自言自语地说：“这地方就是缺少一棵树呢。”

世间百态

一棵树

□ 孙成凤

牛乡下乡村回来，提包里多了一棵小树。

小树一乍多高，枝叶细嫩透着绿儿。小树连同根部的一碗泥巴，被牛乡一并挖来，用一张报纸包了，像鸡雏一样放进提包里。

这时已到了午饭时间，牛乡就把自行车一直骑到乡政府食堂。炊事员老王瞅见牛乡，立马盛了一碗菜和拿了两个馒头放到食堂门前的石桌上。

牛乡长瞅瞅头上的日头，从提包里拿出那棵小树，指指石桌旁的空地，对老王说：“栽这儿吧。长大了好乘凉。”

老王看看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小树，禁不住笑了：“牛乡长，这才真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呢！等它能遮阴了，咱也该退休啦。”

牛乡长咬了口馒头，简单地应了声：“栽，栽上吧。”

说也奇怪，这小树不知得了哪方面的滋养，竟长得一天一个样儿，到了盛夏，就超过了老王的头顶，那树头更是枝繁叶茂，一蓬绿伞，在石桌周围撒下一片荫凉。每到饭时，凉爽惬意的石桌上就围满一圈吃饭的机关干部，他们边吃边聊农家的收成、国内外时事，听得老王直点头。

有时县上来人，牛乡长就让老王把工作餐摆在石桌上，坐在树下一起吃。有一次他们刚要举箸，恰好树上有两片叶子飘飘悠悠地落在盘子里。牛乡长嘿然而笑，对客人说：“瞧，连树都欢迎你呢，给你添菜了吧！”客人高兴，筷子一伸，竟要把

那树叶夹进嘴里。

客人走后，老王才知道那是新来的县委书记，牛乡长的同学。牛乡长离任后，来了一位柴乡长。一日，又是县上来人，炊事员老王按乡长指示准备了酒菜，然后依照惯例，把酒菜干净利索地摆在树荫下的石桌上。

柴乡长陪客人来食堂用餐，见酒菜竟置于石桌，而且还在院子里的树下，便面露愠怒，然后对客人歉然道：“我刚到任，有些事还没立规矩，请各位海涵！”他转身带客人去了外面的酒家。

几天后，乡政府对食堂进行了一番彻底改造，装修了专门用于待客的餐厅，内置豪华空调、音响、灯光，并购进全套考究的桌椅餐具。

启用之日，乡政府邀请了县上的数十位嘉宾。柴乡长在祝酒词中介绍了食堂的前后变化，说原先如何落后，竟让客人在院子里石台上用餐。

宴后，柴乡长陪客人站在院中那棵已长成大树树荫下小憩。突然树上的鸟儿一阵啄啄。随即落下几粒鸟屎，偏有一粒落在一位客人的头上。

这位贵宾望着树上的鸟儿，自嘲地笑道：“噢，还真有敢往咱头上拉屎的！”

众客人哄然大笑。客人走后，柴乡长狠狠地训斥了炊事员老王，说怎么能把食堂门前栽树，招蜂引蝶，是对食堂的卫生不负责任。于是，叫来几个人，斧锯齐上，